

归正微刊

《圣经如是说》

前言

作者简介

凯波尔(Rienk Bouke Kuiper)，1886年生于荷兰。1891年随乃父应密西甘州基督教改革宗教会之邀，移居美国。凯氏受教于芝加哥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加尔文神学院与普林斯敦神学院。1912年在基督教改革宗教会按立为牧师。于密西甘州五个教会任牧职。1929年与梅钦博士同工，开始创建韦斯敏德神学院。1930年至1933年任加尔文大学院长。1933年在韦斯敏德神学院任实践神学教授，直至1952年。梅钦博士1937年逝世后，继任该院教授会主席。1952年至1956年，任加尔文神学院院长职。

遗著有：《新郎迟延的时候》、《作为一个改革宗信者》、《不属这世界》、《要否作一个改革宗人士？》、《基督为谁死？》、《以神为中心的布道》、《基督荣耀的身体》、《圣经如此说》（本书是凯氏1966年逝世后出版）。

前言

凯波尔的著述对他的灵性以及他那细密的、均衡的、面面俱到的思想来说，都是一个永久性的纪念；他那种思想特性也表现在他的讲道与写作中。即如《基督荣耀的身体》(The Glorious Body of Christ)应该被认为是他的杰作，可是当传福音的问题急待解决的时候，教会应该特别注意他这本书《以神为中心的传道》(God-Centred Evangelism)，在这本书里，我们看见有关传道的神学。传道而没有圣经神学就是失掉了重心，毫无疑问地，普救主义已经叫教会着了迷，使令许多敬虔之士对神全备的旨意造成混乱，《基督为谁死？》(For Whom Did Christ Die?)就是针对这个严重的问题而写的。

本书在凯波尔的文学遗产中所占的地位非常重要，这倒不是因为本书是遗著的缘故，而是有其他的理由，可以说，这本书是在他快死的时候写的，所以没有完成。诚如本书是他有生之年的最后一部著作，所以从它的名称也可以看出，凯氏把他的一生奉献给神，并发掘出神话的丰盛来，而且加以应用。在他的心中，对圣经的敬虔与对主的敬虔是一致的。凡认识他或读过他书的人，都知道他忠贞爱主，并奋不顾身地维护救主的荣耀。凯波尔所以如此，就看出他信圣经是无谬的、是活泼的、是永存的神的道。所以，他死后，他的墓碑上就写着：神如此说。

本人以为这本书在凯波尔著述中占重要地位还有第二个理由。他的写作正如他的讲道与教学一样，总是清晰简洁，表词的明顺从未影响到他的著述与讲道。这是他学术精练的结果，可是往往我们很容易忽略了在那些语辞背后的成熟思想。凯波尔从未表现他是个博学多闻之士，如此炫耀矫饰是他所憎恶的。这内容简短的十二篇文章，就是我们这位敬爱的友人与同工的人格本质的最好例证。我能够先睹这个稿本，实在是荣幸之至。同时我更盼望它能早日出版，它不但能帮助我，也能帮助其他无数的读者，这是我

最高兴的事。

我们很想从以下各章中多举些例子，来说明凯氏行文的简明、优美的区分、正确的解释、与谦虚的应用；可是，这里只引用第二章里的一段就足够了：“不要以为，神的律法是要我们把最多的爱给神，剩下的再给我们的邻舍。神的律法乃是要求我们，用我们整个本性去爱神；我们爱邻舍是为着神的缘故。那些为自己荣耀而不是为神的荣耀传福音的牧师们，他们是犯了拜偶像的罪；可是，如果为神的荣耀也为他自己的荣耀传福音的牧师，也是犯拜偶像的罪。

每一位神的儿女都当捶胸祷告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拜偶像的人’”。

在神学方面来说，凯波尔百分之百地属改革宗。他相信圣经所阐明的一个教义系统，这个教义系统是特别属改革宗的。在这点上，他毫不妥协，也决不会模棱两可。为了支持并宣扬改革宗信仰，他嫉恶如仇，凡与改革宗信仰离异的，他都终身奋战不懈。凯波尔把他的心思、讲道、及著述都毫不保留地奉献给神，本书是他在世的最后信息，虽然他去了，但他的心、他的笔仍继续不断地向教会、向世界作见证。

慕约翰序于苏格兰

一九六八年四月廿九日

序言

凯波尔教授对我而言，他既是一位有才干的老师，也是一位热情的朋友，一位可靠的顾问，一位至高无上的圣经传道人，和一位慈祥的岳父大人，所以我毅然肩负起将以下这些篇章整理出版的工作；这一切，我都向神献出我最深挚的感谢。这些篇章的原稿都是手写的，虽然其中二篇已经在《火炬与号角》(Toumpet and Trumpet)杂志上刊登过，如今再出现于此，是经过一番修正与增补的。另一章是应别人索稿而以打字机完成的。

他的文章有其独特的风格，我在从事修改的当儿，势必得小心翼翼，以免对他的风格有所损毁或不彰。原手稿有许多专门的问题非出版商所能了解，我要作的就是把这些作品经过一番处理，让人可以接受。我所作的任何修改都是时下可以一目了然的改变。我也充分了解，凯波尔教授不喜欢人家对他的作品太随便。我的目的也一直是使凯波尔教授以他有力、清晰、和举世无双的方式来讲说这些篇章。我确信，凡本书出现的任何错误都属于我个人，而不该属于著者。

本书的导言原封不动地被保留下来，虽然明显它是不完全的；然而，所讲的已经足够了，当然不须再由另一个人加添什么。显然，本书第十二章也没有写完，我们也听任它这样，以保持它原来的面目。中断的这一点，我们只要沿着著者的思想脉络作全一的探究，自当得到清晰的答案。当然，还是有一遗憾的地方，这位能干热心的牧师还有许多话要留给当今教会，但却未及留下，就蒙主荣召，他一定觉得很遗憾。

这本书用到圣经引文的地方很多，凯波尔最后求证的地方就是他所热爱传讲的圣经。请注意，著者他并不坚持使用哪一种圣经译本，只要是他觉得适切又能正确地表示神的话的，他都拿来作为引文；在使用哪种译本上，我也不予任何坚持。他所用的引文大部分系出自于英文雅各译本，而有些则引自于美国标准译本。

我在诵读作者手稿时，每逢遇到一些难题，就向师母和他女儿马丽泰(Marietta)——也是我内人——请

教，获益良多，仅于此表达我的谢意。还有，特别一提的是，慕约翰教授(John Murray)自愿为本书写序。慕教授自愿提笔襄助，这件事正反映出凯波尔与慕约翰之间笃厚的友谊关系。

我竭诚地盼望，这本小书——系出自于一位伟大传道人和耶稣基督忠实仆人的心思——能帮助一些主内弟兄姊妹在信心上有长进。凯波尔教授为了解说宣传这个信仰，竭尽其一生的大好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矣！

海乐马序于佛罗里达

导言

本书内容包括笔者讲道时的讲章，系基督教根本教训针对目前许多对基督教的曲解与否认一个简易的陈述。明显可见，我这里是有选择性的，有什么基本的基督教教义今天未受到攻击呢？我的目的就是在支持最受猛烈攻击的那些基本教义。因此，在我选择的时候，我就特别注意到神学家以及教会各信徒的兴趣与需要。

正如本书的名称所示，本书是以圣经是无谬的神的话为前提。为了这个缘故，我并不向哲学家的思测或神学家的理论求诉，只求诉于圣经。然而，我也相当地参考别人的圣经解释，同时我也避免靠赖自己不当解释的愚昧。

常有人说，要作一个好的神学家，必先作一个好的解经家，这话一点也不错。人没有权力将其神学强加于圣经上，相反地，人必须从圣经来取得他的神学思想。照样，一个人若作一个好的解经家，也必须先作一个好的神学家。圣经是自承一贯的合一体，它在这里所教导的并不能与在那里所教导的相冲突，圣经中的反合性(Paradoxes)都是表面而非实际的冲突。圣经是它自己不可错谬的解释者。圣经中的每一部分必须根据全体来解释。

神的儿女所知道的有限，他们并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然而，对许多重大的问题，神在他的话语中都有清楚的解答。基督教会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既有真理圣灵的应许(约14:17)，就吸取圣经所谓“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圣徒为了这个信仰，就必“竭力争辩”(犹3)。这本小书所尝试要作的，就是这个。现今，人们心中都深深觉得，他们是活在一个变化万端的世界中，那是何等地确实啊！然而，为了这个缘故，人们极需想到神话语的永远真理，他们也应当知道那不改变的比那能改变的更无比重要得多。

凯波尔